

## 新民晚报

最近,接连几个饭局,或是大学同学聚会,或是退休同事话旧,或是旧时朋友来访,所聊话题,常有关乎旅游者。有游兴极浓,至南极、北极,一探绝景者;有奋然探险,骑车独行,逍遥大江南北者;有云游埃及、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,寄情深远处者;也有坐上超级游轮,驰骋五大洲,遍地开花者……我多年来也常出外走走包括到境外闲逛,对出游的话题也感兴趣,议论多了,不期然思索出游的目的也即意义之类的问题。

## 说旅游

尹荣方

游南、北极的是我大学的两个老同学,虽说比我年轻好几岁,但也早过了知天命之年,他们谈起站在极地,跳入冰水时,情绪兴奋,让听者充分感受到他们的满足、欣喜之情,仿佛站在极地尚是几小时前的事。我们高兴,更感欣慰的是,他们谈起极地游程,并无任何炫耀的表示。我见过不少人,以出游为赶时髦,为比拼、炫耀的资本,殊无乐趣。一个少年郎有时“秀”一下,我们不妨含笑观之,目之为天真童趣;中年人尚存这样的心思且时时表现一番,我们只能看作俗气;到了老年,假若还逞这样的能,则是丑态了。

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:“旅行能给人带来什么好处吗?它没有抑制过享受,也没有对欲望带来约束性的影响;它没有控制过愤怒者的脾气,也没有平息过恋人的冲动。事实上,它从来没有使人免犯错误,没有赋予我们判断力。它所能做的就是用新颖的环境暂时分散我们的注意力,就像从未看到过的事物能把小孩迷住一样。”

塞涅卡之并不看好旅游,我们容易理解。西方有个故事称:有人向苏格拉底抱怨,说出国旅行并未给他带来好处,他得到的回答是:“既然你出去旅行时总把自己带在身边,你还能指望得到别的什么呢?”苏格拉底之意也同于塞涅卡。即如今不少人以旅游为能满足虚荣心,则出游于其人,岂但无益,且有害也。

## 尼尔森首秀有褒有贬

周炳揆

日前,安德列斯尼尔森走上指挥坛,执棒就任波士顿交响乐团(BSO)音乐总监之后的首场音乐会,观众报以欢呼,许多人还站起来鼓掌——经过三年的徘徊,BSO终于开始了“尼尔森时代”,屈指算来,他应该是BSO的第15任音乐总监。

尼尔森今年35岁,拉脱维亚人。这么年轻的音乐总监,又是面对如此享有盛誉的乐团,他的首秀自然引人关注。他选择了莱斯特基于1924年的交响诗《罗马的松树》作为压轴戏。《罗马的松树》音乐结构精巧,旋律多姿多彩,配器令人眼花缭乱。尼尔森和BSO经验老到的演奏员演绎这部20分钟的音乐,不光是绚丽精致,还让观众感受到这部音乐独有的电影叙事的特点。

音乐会的上半场是清一色的瓦格纳作品——《汤豪舍序曲》、《罗恩格林》选曲(德国男高音歌唱家乔纳斯考夫曼唱《In Fernem Land》)和《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》选曲(克里丝汀·奥珀莱斯演唱《爱之死》)等。尼尔森演绎的《汤豪舍序曲》,被认为是肃穆、浑厚、深沉,特别是“出殡行列”这一段更是如此,但也有评论家认为他着力过猛、太追求深度感了,音乐反而显得有些拖沓。尼尔森邀请考夫曼唱《罗恩格林》自有其考虑,2010年在拜罗伊特,他和考夫曼曾经有过非常成功的合作。

正因为此,有评论家颇有微词,认为尼尔森为首秀打了太高的保险系数,而剧目的创新不够。对比之下阿兰吉尔伯特当年(2009年)在“纽约爱乐”的首秀就演出了驻团作曲家的现代作品;同样是2009年,杜达梅尔在“洛杉矶爱乐”的处子秀大胆地演出了歌手约翰·亚当斯的《暗夜之城》。波士顿地区不乏当代作曲家,尼尔森本演出季也将指挥多部现代音乐,但他首秀的过分谨慎小心显然使评论界感到失望。

有趣的事情发生在下半场,在《罗马的松树》之前,尼尔森指挥普契尼的《曼依列斯科》第二场的男女歌唱家的重唱,剧情中有格里奥(考夫曼饰)亲吻、爱抚曼依(奥珀莱斯饰)的表演,男女歌剧演员的亲吻本不足怪,问题是奥珀莱斯是尼尔森的妻子,近在咫尺的丈夫指挥考夫曼亲吻自己的妻子,不免使观众忍俊不禁。



明人费元禄谈“游道”,有“玩物采真”之说,“玩物”指出游,“采真”指追求人生真知,我觉得此说甚有意味,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之说还不能涵括其意,因为行万里路似尚偏重于智的一面。孔子早就说过: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。这当然首先说的是遨游山水之乐,如王羲之诗句说的“取欢仁智乐,寄畅山水阴”。但孔子的意思还包括希望人们在自然山水中感受、培育“仁、智”,提升人生境界之意,而“玩物采真”与之实同一机杼。这都是我们优秀的传统,值得我们领受传承的。其实苏格拉底、赛涅卡的意思也在这里,东西方的智慧原是相通的。

在山水自然中体仁育智,求变化气质,此旅游高境,我们未必能至,然遣兴舒怀、触景得趣,使身心暂得安宁,此亦游道也。循此游道,则可游之地无穷,可观之景无数,插天雄峰、万顷碧波、黄沙大漠可游,小桥流水、孤芳幽草、荷塘月色亦可赏!银座、香榭丽舍之类的街市固呈风情,七宝、西塘的寻常巷陌亦极见意趣。前人“黄山归来不看岳”之说,吾人不取也。

二三人结伴出游,可免孤寂,相互间亦可拾遗补缺,有益游程,此不待多言,赛涅卡曾劝朋友:“要想使旅行给你带来快乐,必须找个好伴侣”。何谓好伴侣?赛氏谓是苏格拉底、芝诺、加图、莱利乌斯这样的哲人贤士。然则他的意思是出游须尚友贤哲,以便“冶炼心灵”。尚友贤哲可结伴,也不必结伴,此所以世上还多独游者。独游也有独游之乐,英国学者赫斯特特独游某市镇,于旅店遇一游客,于是相互交流游带文感受其影响,于是断言“出游必须一人孤往”。年轻时,曾独游杭州,月夜徘徊于苏堤、白堤,一边欣赏湖面闪波、空里流光的佳景,一边默诵苏东坡、张宗子的诗文,怀想他们的洒脱情怀,这样的独游,如嚼橄榄,回味无穷也。



天道酬勤  
施小忠 作

我的书房始于一旅行袋超重被罚款的书。1998年,从悉尼回上海探亲,我在书市里买了许多书。临走,发现箱子超重了。妹妹说:“还是我帮你海运过去吧,三个月就到了,正逢圣诞节,送自己一份礼物!”

看着一本本书上熟悉的作家的名字,好像和老朋友隔海遥望不能相见。三个月,太久了!我决定冒险。姐姐闻讯给了我一个航空旅行袋,帮我把所有的书都装进去了,沉沉的。她们都劝我留下几本,明年回来取。可是精选细筛后,一本都舍不得留下。我笑说,请你们护驾到机场,如果“毒品”被截下,再请帮我海运。

到了机场,检票小姐慷慨有礼,让我顺利通过。但她提醒了一句,在广州白云机场转机时,你的手提行李还要过秤的。妹妹什么也没说,却在我包里塞了一沓纸币暗示我,有事可以打发。

到了广州机场,一走进机场大厅,许是心虚,我的汗毛根根竖起,感受到严阵以待之

在九月七日陈建辉先生朵云轩书画展开幕晚宴上,谢春彦先生给我讲了一个他亲历的故事。

他当年探亲回家在换了三次车到达山东东瀛县城西关,再等家人自行车来接之际,听到两个拾粪的老头坐在西关城门外,倚着墙根,傍着粪筐,晒着斜阳,正在面红耳赤地争论书法。那位矮胖老头说:“王羲之写得好!”另一位瘦高老头说:“刘罗锅写得厚!”两人情绪激动,指手画脚,旁征博引,在反复多次都无法说服对方的情形下,双方忽然都安静了下来,都不约而同地使气地转身掉头背而对。这恰似书画中一笔浓墨之后的留白,又好像是一个乐章完成后的戛然而止。新的情绪正在他们胸中潮起潮落地酝酿,新的证据和说法正在他们脑子里云翻云卷地搜寻。在这静止中更能感受那更精彩更令人激动的山雨欲来和高潮将至。突然,那

## 中国书画的那点味道

景在平

位王拥趸转过身踮起脚指着天斩钉截铁地说:“王羲之写得俊!”他指望这是扳倒对方的最后一击,他期盼着对方根本没能想出与他这个“俊”字相匹配的说法。而那位刘粉丝也差不多同时转过身,挺直腰瞪着眼睛踩着脚毫不示弱地说:“刘罗锅写得厚!”这一个“厚”字对那一个“俊”字,真像是删繁就简后三秋树对着二月花。

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。宋末元初胡祇通先翁也曾用元曲讲了一个非常相像的故事:“渔得鱼心满意足,樵得樵眼笑眉舒。一个罢了钓竿,一个收了斤斧。林泉下偶然遇着,是两个不识字的渔樵士大夫。他俩笑嘻嘻地谈今论古。”

可以适度合理地延伸一下,这两个不识字的渔

樵士大夫,一个依着柴担,一个偃着鱼篓,照着夕阳,笑嘻嘻地谈画论书。历史不会重复自己,但却压着相同的韵脚而前行。谈今论古往往就意味着谈画论书。那两个拾粪的是棋逢对手,这两个



闻道无极无穷,观法万象无声  
景在平 作

一有消息便联系我,如果三天后还没有人来报失,那请他们把东西取走。

挂上电话后,我打开电脑,发布了一条微博,期望“万能”的微博能帮

## “拾金”记

简平

我找寻到失主。众多网友为我转发了,还有人建议我,把包里的东西都检查一遍,看看有没有线索。我打开包后,除了看到有只口琴,有件毛衣,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,即使那台魔屏电脑里面,也空空如也。三天里,我始终二十四小时开着手机和电脑,生怕错过,但却毫无音讯。

几天之后,那家出租车公司给我打来了电话,称至今没有人来报失。我心想,那位粗心的失主莫非至今都没有发现自己的东西遗落在出租车上?这

时,我灵机一动:世博会出租车是隶属于几家公司的,何不干脆给每家公司都打一遍电话呢。可当我询问其他出租车公司时,他们也说没有如我描述的报失情况,甚至让我将东西交到我家附近的警署。我不甘心。我说,请你们全部查一遍那天晚上八点后

的几小时内是否有过报失电话。然后,就传来了消息,说的确找到一个报失电话记录。我着急地说,那你们现在立马就给这位报失者打电话详问啊。我不让他们挂机,就在电话这头守着。

这样,我亲耳听到了那位接线女士拨通了报失者的电话,并询问究竟遗失了什么东西,紧接着,我听到她大声说道,里面是有一只口琴吗?

我终于找到了失主。我们约定了地方交接。那天上午,我提着那只黑色小包,站在路边等候失主。失主来了,是位六十

## 女儿红 木弟

巷深旧旌旗展,且放乌篷饮几家。煮酒青梅论豪杰,他乡不忘女儿红。

开外姓陈的先生,我们聊着的时候,陈先生告诉我,他是个文艺爱好者,能吹口琴,而绝活则是口哨,他说他可以用魔屏电脑给我放一段他演出的视频。于是,我便请他去街边的一家小餐馆坐坐,通过屏幕看到了他用口哨吹出来的《拉特斯基进行曲》。我让餐馆的小伙计给我们每人倒一杯茶,我说要放好一些的茶叶,我会付账的。小伙计很认真地拿出一罐新茶,用热水给我们冲泡,然后说不用付钱的。但我还是付了钱。陈先生抢着去付,被我拦住了。他比我年长,我还看了他的演出,当然应该我请他的。

氛围。小心翼翼地递上护照机票,告诉检票小姐我在此转机。检完票,那秀气的小姐指示我过磅行李。硬着头皮,我轻轻地把我

的“重磅炸弹”放到秤上。天!35公斤!小姐镇定地告知:“你有两条路!”我吓了一跳,以为她会劝说,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!但她却说:“要么把书扔进垃圾桶,要么接受罚款。”我怎么会让心爱的作家朋友们住进垃圾桶呢!当然是接受罚款!

只见她在电脑里迅速地计算着,然后报出:1800元!我惊得冷汗一身。1998年的1800元是很值钱的,我的35公斤书加在一起,也不超过一半的罚款。顾不得多想,掏出钱包数钱,只有800元。马上问她,收不收澳币,她摇摇头。

窘迫至极!我看见了我的手微微颤抖起来。那小姐招呼安检:“帮她一下!是被罚款的!”那安检拎起我的“重磅炸弹”引我到边上,打开包,煞有介事地查起“毒品”来。

我忽然摸到妹妹塞在我包里

的一沓纸币,展开一看,不多不少,整整1000元人民币。喜出望外!奔到登记台交出了身上仅有的1800元,赎回了我的宝贝。

在候机楼,我用电话卡给妹妹挂了一个电话报平安。没等我开口,她就问:“罚多少?钱够吗?”我说:“你怎么知道我被罚啦?”她说:“依洋蛮呀!人家已经暗示你了,广州那边还要查的。明摆着是自投罗网嘛!依仙咯咯地护着宝贝要撞南墙,我不忍心阻截你。你皮夹子里还剩800元人民币依晓得呀?不塞给你这点钱,还不逼你在广州跳楼啊!”

如她所说,我仙咯咯地护着宝贝回到了澳洲。家里正从悉尼向昆士兰迁徙,落在在滨海小城——阳光海岸。空空的新房子里堆满了未拆的箱子。我把这些书排在靠墙的地毯上,想起它们被当作“毒品”般地从上海偷运到此,就格外珍惜它们。常常忍不住坐到地上,翻翻书页,看看书名和插图。最愉悦的是扫读目录,那些精彩的“头条糕”常给

我无限期待。每天洗完最后一个碗,把女儿哄上床,我的“毒瘾”便上来了。走到空房间,坐在地毯上,抽出一本书,靠着墙慢慢游入好像是另一个纬度的人生。

我的书躺在空屋的地毯上好几个月。我的老公逢人便把这个笑话传述,说他愚蠢的妻子,千里迢迢,万里迢迢把这一地的书带回来,罚款超过书价10倍等等,等等。

但是,圣诞节我得到了一份惊喜的礼物,在那间堆着一地书的空房间里,山峦般地站着两个贴墙的红木书架,等候着被充实。我终于有了一个书房。我把所有的藏书整整齐齐地码进去。近看,远看,左看右看,欣喜异常。那一航空旅行袋的书像元老一样,总是被排列在最显眼的位。其中有一批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系列作家丛书,红色硬封面,里面有王安忆,王晓鹰,赵丽红,梁晓声等。

## 十日谈

我的书房

要在逼仄的斗室里辟出一间书房,是个梦想。